

WO ZHIDAO SHENME



我知道什么?

今日法国作家

〔法〕皮埃尔·德·布瓦岱弗尔 著

商务印书馆

我知道什么？

今日法国作家

〔法〕皮埃尔·德·布瓦岱弗尔 著

鲍 刚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8年·北京

《我知道什么?》丛书

出版说明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 1941 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 3000 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 40 多种文字出版。

“我知道什么?”原是 16 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永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 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

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均难免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5年5月

目 录

序 历史氛围中的文学	1
------------------	---

第一部分 45 年文学史(1940~1985)

第一章 “参预政治”的文学	5
第二章 伟大的解放作家	17
第三章 1950 年的一代	51
第四章 “新小说”	61

第二部分 传统文学的新面貌

第一章 传统小说	79
第二章 新古典主义诗歌	106
第三章 传统戏剧	117

第三部分 寻觅新语言的文学

第一章 故事性新体验	135
第二章 新的诗歌	145
第三章 反戏剧	160
第四章 从批评界的变化到人文科学的	

泛滥·····	170
跋 新文学业已诞生·····	178
注 释·····	181
主要参考书目·····	205

序 历史氛围中的文学

1946 年以来,法国人已不再相信他们可以生活在幸运之岛上,从而避开历史的风风雨雨。他们十分清楚“每一个人都与世界相关联”,“每一句话都引起反响”,每一次沉默都可为他人意会,却又十分无奈。民族至上的狂热和利己主义的个人幸福赞歌,许久以来便绷紧了我们这弯弓之上的箭弦两端:人们要么赞同巴雷斯^[1],要么赞同纪德^[2],循其本质倾向而定;而这一倾向又很容易换装而成为对普遍意义的向往。1940 年 6 月的一课^[3],则是一次令人耻辱的、痛苦而又严酷的苛刻教训,且 1945 年间我们的国家是否成为战胜国也很可以置疑,并已经遭到过置疑了。它在新的大国合唱之中与其说得到了他人的承认,还不如说得到了他人的怜悯。它并未能恢复那种数百年来便视为已有的基督教与革命领域之长子继承权。第四共和国在两大阵营之间犹豫不定,其建设欧洲的进程十分缓慢,无法在一个再没有任何机遇沿循旧的所属关系以延续生命的帝国中及

时点亮自己的火炬,从而一出生便打上了衰败的烙印。它不能引导法国人完成现实所必需的切肤反省。正是因为如此,在一个不再有国家的国家里成了名副其实的公众瞩目人物的作家们,才主动担负起了这一使命。是他们教会了法国人将其祖国放到世界的尺度上去衡量,将其观念与德国现象学派放在一起作出反思,将其作品以美俄自学成才的小说家为榜样向社会现实敞开,以及从人种学新发现中获益,并为人权而奋斗。

至少,我们的智力敏捷度似乎仍完美无缺;就像是我们的国家玩弄着把自己愈来愈多的诗人、剧作家和杂文家置于其国务政客与将军们的对立面,从而使后者威信扫地的小把戏似的。如果说法国的文家与艺术维持住了国际公众兴趣的话,那么首先便是因为,在我们这里,精神生活依旧占据着人文等级的顶端。巴黎重新找回了它的角色:它继续为全世界的艺术家提供富含着共同语言的土壤,以及一种对于他们的活动说来不可缺少的智力与感官兴奋剂。巴黎万方辐辏,相对众多领域而言均有害而不利,却在此找到了美满的补偿:这便是四面八方而来的艺术家的存在,这便是对各大洲思想、书籍和时式之收受,而不分种族、宗教、民族与风俗。自1968年以来,这一国际化现象在沸腾的自由气候之中愈发

得到了强化。

我们这里仅谈及法国作家。但是,在他们和他们的域外俦匹之间并没有任何密闭的隔墙:格雷厄姆·格林,莫拉维亚,君特·格拉斯,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三岛,乔治·路易·博尔赫斯,加西亚·马尔克斯^[4]——这里仅列举信手拈来的几个名字而已——都构成了我们的国之瑰宝。他们都曾经、或者正在此地受到款待,好比这里便是他们的家:这对于丢瑞尔^[5]和格林来说更是毋庸置疑,所以他们现在才定居在法国。

倘考察近 40 年来的动态起伏便可以发现,我们的文学围绕 1945 年的历史时期曾大力参预政治,但自 1950 年以来即摆脱了这一影响。然而,这种表面上的漠视态度——在“新小说”中达到其高峰——却常常与作家们的个人的参预意识共存。他们将其作品置于时事现实之外,但却越发显示出提供自己“见证”的热情。从这一点来说,莫里斯·克拉韦尔^[6]、罗兰·巴特^[7]、米歇尔·福科^[8]或“新哲学家”们与昔日的马尔罗^[9]、萨特^[10]或加缪^[11]相比,其实也并不见得在世间寂寞多少。

124 页篇幅难以囊括“今日作家”那沸沸扬扬的族群,所以,必须有所选择。但这一选择并不构成我们的当代文学“光荣榜”。并且,此书也不能写成另外

撰就的史书之简述。^[12]因此编者重点突出了已指定的或具有特别意义的一些作品,并以此为风险代价,标明了主要的流派。在这部书面世 20 年以来——1963 年首出第一版,编者一直竭尽所能,相伴着那不断质疑自己目的与方法的文学动态,而同车共行。谨愿读者们,能够辨析出这一道道踏碾而过的踪迹!

第一部分 45 年文学史

(1940~1985)

第一章 “参预政治”的文学

只要读一下茜蒙娜·德·波伏瓦^[13]那部《年龄的力量》便可以看得出, 1930 年间出于志趣而转向人类关系领域的一代作家们面对政治事件及其意义是何等的无知。需待 1940 年 6 月一记棒喝, 或是斗争本身(有些人仅在经历抵抗运动时才体验到它), 方使得作家们最终“参预”起来, 至少, 也令其觉悟到了自己与政治时事之间无可避免的关联性。战争败局震惊了所有的人。“好似一场自然灾害, 人在它面前不表明立场, 只是屈从”(萨特)。与敌合作的挫折, 占领时期的凶暴, 加上抵抗战士的努力, 把越来越多的法国人抛向从事违禁或地下活动的一方和反抗者的一方。但在此之前, 我们的作家则以针对其遗产作出思考的方式, 重新发掘了他们的祖国。

一、战争考验下的法国作家

选择“合作”道路的人仅占法国作家中的极少数,而且也并非总是出于卑劣而低下的缘由:布拉齐亚克和德里厄·拉罗歇尔,就曾经犯过相信可以在第三帝国战胜者盾牌下筑起“列国之欧洲”的疯癫病。

罗贝尔·布拉齐亚克(1909 ~ 1945)乃是作为一名他梦寐以求的诗人和小说家雕琢而成的人。他至少是他那一代人的大批评家。他为维吉尔和高乃依勾勒的肖像,他的《希腊诗选》,他在《四个星期四》中收集的火辣辣的文章,使得这位饱蕴着古典文化的高等师范毕业生成了朱尔·勒迈特^[14]和艾米尔·法盖^[15]的继承者。

然而,他年纪轻轻便被亨利·马西斯^[16]引荐给了“法兰西行动”。他深信,2·6事件^[17]提供了“一种动乱理论,一种强权策略”,并描绘出了一个反对革命的前景。他为德国样板所吸引,同样也为约塞·安托尼奥·波里摩·德里危拉^[18]的形象所吸引。自纽伦堡之行(1937年)后,他便改信了纳粹。关于他以后的错误弄到何种地步,人们是清楚的。其惩罚便是死刑,并于1945年2月6日无情地予以执行。狱

中，他写下了已成保留诗作的《弗雷纳诗抄》。

“一个既有活力同时又悲观的人即是或即将是一个法西斯，除非他忠诚有信”：德里厄·拉罗歇尔（1893 ~ 1945）的余生，便证实了马尔罗的这句箴言（语出《希望》）。1934年2月6日，德里厄一想到欧洲即将在“充溢着歌舞和祈祷的真正生活”之中获得新生，便憧憬得浑身发抖。人们观察到，他曾赞同雅克·多里奥^[19]的法兰西人民党，不久又失望了。在此之后，当那场他曾在授意自己“让法国去死，以便令其新生”的悲观思想驱使下所预见、预告过的战争与失败来临之时，他又在遭到占领的巴黎领导起“新法兰西杂志”来。法兰西人民党的台上，很快便仅剩下了他一个人。朋友们在国外为他准备好了可靠的退路，但是他拒绝前往，因为他不愿让人觉得他逃离了一条已千疮百孔的航船。解放来临的时候，他曾两次企图自杀。第三次，他终于投身于那如此朝思暮想的死神怀中。

不过，死亡并没有力量抹杀作品。布拉齐亚克写给弗雷纳那令人心碎的诗篇是有读者的。步其后尘的，便正是德里厄其人。不了解他的青年作家们——不止一人站在左翼——在他身上辨认出的仅是一名摇尾乞怜者。人们再版了他的《法兰西的能力》、《丑角》和《迷惘的资产阶级》。他遗留下的叙事

集《草狗》，尤其是《迪克·拉斯珀回忆录》也得以问世了。这些小说——以及根据它们拍摄的电影（《鬼火》），将一种虚构传记手法归在了德里厄名下。其主人公触动着我们。那经常是些患着意志缺乏症的可怜虫，仿佛就是险些让欧洲遭到灭顶之灾的邪恶的真实写照：他们追逐金钱，惧怕生存，拒绝生育；他们在吸毒中逃避现实；他们绝望。归根结底，德里厄的凄苦、孤独以至他的自杀，均将其推向欧洲的诸多失落感受之中。可以说，他构筑了一种“法西斯浪漫主义”（P. 塞朗）。而这种囊括了《上一次的目的》直至《蓝如夜色》的浪漫，继而又激发了他的其它作品的创作灵感。为他写过传记的则有：多米尼克·德桑缇，P. 安德厄，以及 Fr. 格劳韦。

关于塞利纳^[20]（1894 ~ 1961），我们的评论亦毫无二致。1945 年他遭贬，但其著作自那以后声望越来越高，直至占据了他那个时代的支配地位。

然而，诸如宣称自己是法西斯或纳粹的塞利纳、博纳尔^[21]、勒巴泰^[22]（作品：《两面军旗》）和阿丰斯·德·夏托布里扬^[23]（1877 ~ 1951）等辈，却是无法将反其道而行之并选择了各种抵抗形式的作家们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的。

有些人流亡在异国他乡。贝尔纳诺^[24]在慕尼黑会议前夕离开了法国，前往巴西，在那里他向自己

的同胞发出了哀婉动人的吁求(《致英国人的信》——1943年)。让-利夏尔·布洛克^[25]去了莫斯科。莫鲁瓦^[26]、朱利安·格林^[27]以及马里丹^[28]在美国大学任教。安德烈·布勒东^[29]和本杰曼·佩雷^[30]在墨西哥找到了托洛茨基派的大本营。阿利克西·莱热(圣-琼·佩斯)^[31]被法国外交部逐出后失去了法国国籍,于是进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于勒·罗曼^[32]跑遍了美洲大陆,圣-泰克絮佩利^[33]则在那儿逗留了两年,后来去了北非,重新投入了战斗。在瑞士,阿尔贝·贝甘^[34]抛出了他的《罗纳河手册》,而皮埃尔-让·儒弗^[35]则在写《巴黎的圣母》。

二、从抵抗运动到解放

自由意识使得政治刊物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其后效不久便在地下的“法兰西文学”和“子夜出版社”显示了出来。以化名常去这些地方的有阿拉贡^[36],莫里亚克^[37],艾吕雅^[38],波朗^[39],本达^[40],萨特,让·卡苏^[41],和一些不知名的人,如《大海的沉默》的作者。维尔高^[42]是《法国伊壁鸠鲁学说的信徒》中那位细致入微的分析家、撰有《布坎康兄弟》的小说家让·普雷沃(1901 ~ 1944)偶然撞见的。彼时地下斗争及监狱和集中营的经历,将从雷米^[43]直

至达维德·鲁塞^[44]等辈作家的灵感，一并植入那出色的人间验证。而抵抗精神，则在保尔·艾吕雅和让·莱居尔主持集体出版的“诗人荣誉”之中得到了展现。青年们反复传唱着阿拉贡《断肠集》和艾吕雅《自由》里的副歌，宛如即将来临的解放之宿诺：

在学生的本册上
在课桌上在树上
在沙上在雪上
我写下你的名字

……在我那肉乎乎的贪吃狗身上
在它竖起的双耳上
在它笨拙的脚爪上
我写下你的名字

在每一处心甘情愿的身躯上
在我那朋友们的额头上
在每一只伸出的手心上
我写下你的名字

……自由！

只见超现实主义最疯颠颠的人又拣起了古老

的爱情曲子，却毫无羞涩感。他们采纳了阿拉贡的建议，复活了佩尔斯瓦尔或朗斯洛^[45]式的诗句。抵抗战士罗贝尔·德斯诺斯（1900 ~ 1945）使用的便正是格律化的亚历山大体诗，如此他便将《洛思·塞拉维》里的疯狂演练抛在了脑后。他隔着监狱的墙壁，向仍自由着的同胞们道：

人类尊严已禁锢殆尽
假面奴中我身自由
身经彼时却随意任性。
眼望河流大地天空
环我绕旋以保住平衡
四季奉出甘蜜飞莺。

活着的你，用这财富做了些什么？

年轻的皮埃尔·埃马纽埃（生于波城，1916 ~ 1984）以一种崭新而富有雄辩力、却仍不很灵巧的语言，召唤着遭到禁闭但不久即解放出来的法兰西之魂：

俄耳甫斯^[46]拖拽碎尸而行
墓穴里带着恐惧吟唱哀荣
死者在歌中如石块一般滚落
仍遭幽禁的欧律狄刻，只能哀怨在梦境
歌里没有真实，只有献嫡妻于冥神的罪孽。